

重庆市蔬菜价格形成及影响因素分析

罗琴¹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乡村发展研究所, 重庆 401329)

【摘要】: 鲜活农产品一头连接农民“钱袋子”，一头连接市民“菜篮子”，农产品保供、稳价、提质是政府工作的重要民生目标。通过对重庆市蔬菜产地价、批发价、零售价对比分析发现，重庆市蔬菜市场从批发到零售间流通环节的加价占比较高；重庆市蔬菜价格主要受到供求规律、流通因素、生产成本和突发因素的影响；从增强蔬菜产业的均衡供应能力、抗风险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方面为重庆市蔬菜保供稳价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蔬菜价格 影响因素 对策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蔬菜作为人民生活必需品，其需求弹性较小，价格上涨会明显影响市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同时蔬菜产业作为农业农村发展的主导产业之一，其价格降低则会严重打击生产者经营积极性和持续性，影响菜农增收致富。近年来，重庆市蔬菜生产能力逐年稳步提高，2013—2018年蔬菜生产面积由68.04万 hm^2 增加到73.92万 hm^2 ，产量由1545万t增加到1933万t。2018年重庆市蔬菜人均占有量达623.1kg，家庭人均菜及菜制品消费量132kg，整体而言，重庆市蔬菜生产能够较好满足居民需求。但重庆市蔬菜仍然存在量和品种供应的季节性失衡；蔬菜产业存在流通体系区域性发展不平衡；蔬菜市场面临着消费者需求升级、宏观经济环境变化、重大事件、气候灾害等常态或突发因素的挑战。最终，重庆市蔬菜价格特征集中体现在蔬菜零售价格较高、价格波动较大方面，直接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市场预期，影响市民对“菜篮子”的满意度。

本文认为重庆市蔬菜价格的形成在产业链上遵循从生产到产地、中转地、销售地等各级批发市场再到零售市场逐级加价的过程，通过利用重庆市农业农村委按月公布的产地、批发、零售价格数据，本文重点分析重庆市蔬菜价格纵向形成及其过程中各类价格影响因素，从而提出重庆市蔬菜保供稳价的对策建议。

1 重庆市蔬菜价格形成

1.1 蔬菜价格的产业链传导

蔬菜产销模式决定了蔬菜产业链的环节，了解蔬菜产业各大环节，对分析蔬菜价格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政府扶持力度加大，电子商务等新型交易方式的扩大应用，“农零直接”对接模式不断出现，如农超、农餐、农校、农企、农社、农网、农展、集团采购等产销对接模式，产销直接对接，中间环节少，产业链条缩短。但以蔬菜批发市场为“中间集散”组织，连接“小规模生产”与“小规模消费”的传统流通模式是我国农产品流通的主流渠道、主要业态。从蔬菜产业链纵向发展来看，链条环节主要包括产前物资供应、生产、分销、零售环节，最终到达市民消费，其中每个环节涉及不同利益主体。一是产前农资供应环节，包含的农资部门主要有种子、秧苗、肥料、农药等，农资价格上涨会直接推动蔬菜生产成本增加；二是农产品生产环节，包含农户、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生产经营主体；三是农产品批发分销环节，批发环节比较复杂，环节数量、距离、损耗、运输成本等集中发生在此环节中；四是零售环节，主包含以超市、集市为主的零售商，最终进入餐饮、食堂、居民等终端消费群体。

作者简介: 罗琴(1989-)，女，重庆人，硕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农业经济与管理。

对于蔬菜价格信号的产业链纵向传导机制，较多的观点认为传导的起点是蔬菜的生产成本，终点是零售价格。零售价格的形成是在生产价格的基础上，通过各级分销商的层层加价而形成的。宋长鸣等（2013）研究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菜农，还是各级蔬菜分销商和零售商，出发点都是利润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蔬菜纵向流通渠道中各级分销主体所面临的价格是市场竞争形成的结果，初始环节的生产成本和各级分销商的加价行为只是表象。但是无论如何，结合蔬菜纵向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沿着产业链，产品、信息、资金完成了从产业链的起点农资供应到终点零售销售的流动过程，在这期间资金的流动在形式上表现为蔬菜价格在产业链上各环节的变动，形成价值的增值，最终以零售价格的形成完成最终消费，实现价值的增值（姜雅莉，2013）。

1.2 重庆市蔬菜价格的构成

利用重庆市农业农村委按月度公布的“重庆市大宗农产品产销形势分析月报”，整理提取 2016 年 4 月—2020 年 8 月间重庆市监测蔬菜产地、批发、零售价格月度均价数据，分析不同市场的价格特征。

从产地、批发、零售价格的月度时间序列整体走势来看（见图 1），产地价与批发价、零售价走势差异比较明显，批发价和零售价的整体走势更为接近，说明零售价格变化受批发价的影响较大，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的价格变化更加协同一致，批发、零售市场整合程度较高、联动性较强。

从蔬菜价格的构成来看，产地价的占比平均为 35%，产地到批发市场的加价占比平均为 17.5%，批发到零售市场加价占比平均为 47.5%，整个流通环节加价占比达到 65.0%。说明重庆市蔬菜流通环节可能存在导致零售价格较高的主要因素，尤其是批发市场到零售市场这段市内流通距离中发生的一系列交易成本。比如，此处统计的蔬菜批发市场价格为重庆双福国际农贸城的监测价格，重庆双福国际农贸城是一级批发市场，所以流通环节价格加价高可能与批发到零售之间流通环节多有关；重庆市多山的地理环境可能导致蔬菜交通运输成本较高；全市仓储冷链保鲜建设不足、不平衡或增加蔬菜的腐损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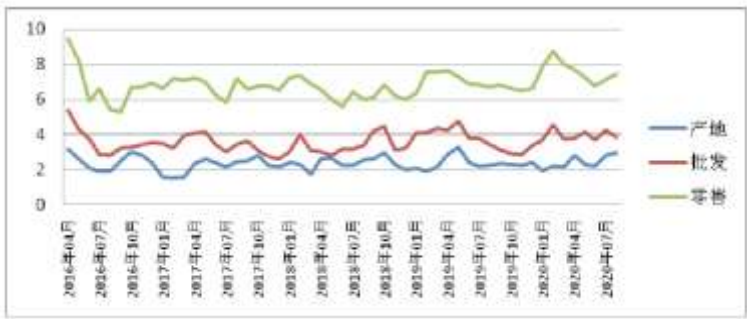


图 1 重庆市蔬菜产地、批发、零售价格（元/kg）

2 重庆市蔬菜价格影响因素

2.1 供求规律

蔬菜作为商品，价格波动首先受到一般供需关系的影响，供给与需求是影响蔬菜价格变化的关键因素。当供给量高于需求量的时候，蔬菜就会过剩，其价格会回落，当供给量不足的时候，蔬菜就会紧缺，价格也自然会上涨；供给与需求的弹性越小，价格的波动就会更加剧烈，反之，则相对平缓。从供给来看，不同气候、地域条件下，蔬菜生产有其自然特性，存在蔬菜周年供应上的淡旺季矛盾，比如，华南地区存在夏淡和秋冬春旺季；长江流域存在春淡和秋淡；黄河流域存在春淡和夏淡；东北及西北地区存在半年淡季和半年旺季。从需求来看，一是春节等大型节假日前后，居民对蔬菜需求量大幅增加，大部分的蔬菜价

格都会上涨；二是在城镇居民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过程中，蔬菜的消耗量也逐年攀升；三是居民膳食结构的改变，蛋类与肉类等的价格变化影响，居民对蔬菜的需求也是有所变化的，在供需变化的情况下，蔬菜价格自然变化。

可以看出，重庆市蔬菜生产能力逐年稳步提高，2013—2018 年蔬菜生产面积、产量和单产均在增加，虽然全市常住人口的逐步增加，人均蔬菜产量也在不断提高，并位于全国前列。同时，家庭人均菜及菜制品消费量增加不明显，2018 年甚至有所下降。说明，整体而言，重庆市完全能够实现蔬菜总量自给，生产供应量超过居民需求。但重庆市蔬菜市场仍然存在季节性供给及供需矛盾，一是春节前后的供不应求，虽然重庆市蔬菜供应量达到全年顶峰（见图 2），但是供应品种 60%以上是青菜头（鲜食、加工），近 80%是青菜头、萝卜、儿菜、莲白，无法满足市民在大型节日对蔬菜品种多样化的需求。二是 4—5 月蔬菜市场供应短缺，形成蔬菜供应的春淡季节。三是重庆在 9 月由于夏季蔬菜退市，气候不稳定，秋季新菜不能及时补充，市场需求增加，从而导致蔬菜市场出现短暂的供不应求，价格暂时性上涨。



图 2 重庆市蔬菜生产周年供应情况（2016～2017 年）

2.2 生产成本

蔬菜生产成本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力、农资等生产要素投入，而这些要素费用的变化与城镇化发展存在重要关联，可以说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推动了蔬菜生产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资源的价格上涨。城镇的快速扩张，使大量的农民脱离农业生产，出现大量兼业农户和非农户，城镇人口数量快速上涨，随着传统农民的退出，城市周边的很多土地都用于建设开发，城郊蔬菜种植面积减少，本地的蔬菜量供应不足；土地稀缺导致土地租金上涨；大量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蔬菜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面临劳动力缺乏和雇工费用上涨双重压力。种种生产成本因素导致蔬菜价格上涨。

重庆市城镇化率不断提升，由 1996 年的 29.5% 上升到 2018 年的 65.5%；根据对历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整理，重庆市劳动日工价由 2011 年的 36.3 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85.4 元，增长 57.49%，年均增长率 13.00%，增长幅度位于 60 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大中城市前 1/3。全国大中城市蔬菜平均成本各类指标自 2006 年以来整体上涨，尤其是人工成本占比最大、涨幅最大。

2.3 流通成本

蔬菜流通成本，是将蔬菜从生产地输送到消费地，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过程中发生的成本。根据流通经济学解释（卢凌霄、蒋丽娜，2010），蔬菜流通活动的存在主要是因为生产与消费存在时间与空间的差异：各地自然资源和 production 习惯不同，蔬菜生产形成专业区，合适的流通活动有助于各地不同品种蔬菜互通有无；蔬菜供给有明显的季节性，而需求则贯穿全年，流通承担了将产品加工、储藏、供应的功能。此外，蔬菜容易腐烂，必须鲜食消费，只有在技术、运输条件改善后，蔬菜才有可能远距离运输和消费。蔬菜流通面临很多如交易、储藏、运输、加工、标准化、信息等专业性活动，涉及包括菜农、产地批发商或收购

商、物流商、市场批发商（多级）、零售商、终端消费者等多类经济主体，其流通成本主要体现在流通环节和运输成本上。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重庆市蔬菜流通环节比较多，城乡差异较大，流通体系发展很不均衡。重庆蔬菜从产地之后到零售市场的流通环节加价达到了 65.0%，远远高于全国水平，尤其是市内流通成本更是达到了 47.5%。一方面流通环节过多，每一个环节上的经济主体的实施费用加价，累积起来，导致终端蔬菜价格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农产品流通制度及设施建设滞后，如没有统一标准、包装技术比较落后、冷链物流滞后等造成的蔬菜产品损耗等成本，最终由消费者承担。蔬菜流通中的运输成本是流通的主要成本，包括燃油费、人工费，而这些费用都在逐年增加。

2.4 突发因素

突发和偶然事件会在短期内引起蔬菜价格出现异常变化。蔬菜生产活动极易受气候的影响，异常气候条件往往是导致蔬菜价格异常波动的重要原因。比如，2011 年春季南方多地遭遇低温天气，甘蓝、大白菜等上市期推迟并与北方蔬菜上市期碰头，造成 4 月价格大跌（《中国蔬菜》编辑部，2012）；2014 年春季北方地区的气温明显高于历年同期，部分蔬菜熟期提前，北方提前上市的蔬菜与南菜北运的蔬菜“撞车”，造成市场供大于求，菜价持续下跌；2016 年全国各地寒潮、暴雨、台风、龙卷风、厄尔尼诺、雾霾等极端恶劣天气频发，对蔬菜生产和流通产生不利影响，导致蔬菜价格剧烈波动（马兆红，2017）；2018 年秋季气候条件好，同时秋季蔬菜受夏季高温强降雨推迟种植，在 11 月集中上市，与部分提前上市的冬季蔬菜叠加，导致 2018 年末和 2019 年初蔬菜价格大幅下跌（张晶等，2019）。

另外，2020 年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对蔬菜生产、流通、消费产生巨大影响。根据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发布的农情监测情况，2020 年 1 月，受节日效应及疫情造成恐慌性抢购影响，重庆市蔬菜批发价环比、同比均明显上涨，尤其是春节期间，涨幅较大。2020 年 2 月，受全国新冠疫情影响，重庆市蔬菜产业受到冲击较大，主要表现为各蔬菜基地用工不足，节后运输物流暂时受阻，部分蔬菜品种流通不畅；零售端农贸市场摊贩未能迅速复工、蔬菜供应相对不足、进货价格高，零售价上涨幅度明显。

3 重庆市蔬菜保供稳价对策建议

3.1 增强蔬菜产业的均衡供应能力

蔬菜的全年均衡供应能力建设要与不同阶段市场需求特征相适应。在春节前后重庆市蔬菜市场供需矛盾导致蔬菜价格高，此时重庆市的本地蔬菜上市量虽然在全年中较高，但是以青菜头、萝卜、白菜等应季大陆菜为主，品种较少，且产量最高的青菜头大量用于加工，不足以满足节日期间市民对多样化“菜篮子”产品的激增需求，蔬菜零售价格表现出季节性的高价。因此，重庆市蔬菜均衡供应能力建设的重点在于增强春节等重大节日期间的多种类蔬菜的供应能力，一是政府及市场相关单位要加强省级蔬菜生产基地的长效稳定紧密合作关系，推进外延蔬菜基地的建设，保障节假日各类蔬菜的稳定供应；二是要强化本地设施蔬菜基地的建设，适当调整蔬菜种植结构，调减大宗菜、增种错季菜、补充特色菜，提升蔬菜多样化自给水平；三是要加快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实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工程，以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产地批发市场为重点，开展农产品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降低腐损率，通过冷库等贮藏保鲜设施，实现收购、储藏及错峰销售。指导各地加强村镇田头市场规划布局和建设，支持推动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建设产地田头冷藏保鲜等设施。通过平衡蔬菜全年各阶段量和种类的供给能力来稳定不同需求阶段蔬菜市场的价格水平。

3.2 增强蔬菜产业的抗风险能力

3.2.1 抗自然风险。

政府和企业层面要加强对生产基地和农户水利、交通、大棚等基础设施和生产设施的建设投入，弱化气候、灾害、重大事

件等突发因素对蔬菜生产流通带来的不利影响；政府层面要建立完善的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机制，加强农业部门、气象部门、流通部门间的信息交流，及时、准确的发布气象信息，指导生产者采取避险措施；全市鼓励探索实施蔬菜价格保险政策，对蔬菜价格保险制度进行财政支持，适时启动蔬菜价格保险机制，降低农民因受到不利天气影响而造成的损失。

3.2.2 抗市场风险。

建立完善市、区县、乡镇（基地）三级鲜活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机制，适时启动地产鲜活农产品“日监测、日报告”制度，掌握产销情况，加强与发展改革、商务部门的对接，及时掌握调度市场供需信息，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新闻等多样化平台及时、准确公布蔬菜生产信息、各级市场信息，组织专家会商研判市场行情，引导蔬菜生产和流通安排，稳定生产者和消费者市场预期。

3.3 增强蔬菜产业的成本控制能力

3.3.1 控制生产环节成本。

近年来蔬菜生产的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土地成本增长较快，尤其是人工成本占比最大且增长最快，城乡融合发展、劳动力流动加快促使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增加，加上重庆市大山区地理条件形成了蔬菜生产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较高，导致重庆市蔬菜生产整体成本较高。建议加大蔬菜产业科研投入及推广服务，通过品种改良、山地小型机械化研发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加大支农惠农政策支持，补贴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企业以降低农资成本，通过地租补贴等方式降低农户、企业等生产经营主体的综合生产成本。

3.3.2 控制流动环节成本。

重点在于解决生产到消费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建立稳定的产销对接机制，发展农村电商，搭建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组织大型批发市场、连锁超市与生产企业和基地对接，探索发展基地和社区对接、市民和基地的互动认养、认种等对接形式，缩短蔬菜生产到消费的生物足迹，倡导优先本地生产、本地消费。

参考文献：

[1]宋长鸣,徐娟,章胜勇. 蔬菜价格波动和纵向传导机制研究——基于 VAR 和 VECM 模型的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2013(02):10-21.

[2]姜雅莉. 蔬菜价格波动及传导研究[D]. 咸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3.

[3]卢凌霄, 蒋丽娜. 基于流通经济学视角的蔬菜价格波动问题研究[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10(05):57-63.

[4]马兆红. 2016 年蔬菜产业大事记[J]. 中国蔬菜, 2017(1):1-7.

[5]张晶, 孔繁涛, 吴建寨, 等. 我国蔬菜市场 2018 年运行分析与 2019 年展望及对策[J]. 中国蔬菜, 2019(1):7-12.